

玉
堂
漫
筆

陸
深
著

中
華
書
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玉堂漫筆（兩種）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）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
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二

統一書號：一七〇一八·一五一

玉堂漫筆

此據寶顏堂秘笈本排印叢書
集成初編所選尚有紀錄彙編
本與此本皆爲摘鈔紀錄本所
鈔三十三則此本四十六則兩
本同者僅二十則故並存之

玉堂漫筆

開雲儼山陸 深著

薛文清公觀崖石，每層有紋橫界而層層相沓，謂爲天地之初，陰陽磨盪而成。若水之漾沙，一層復一層也。殊不知實是水所漾耳。蓋天地之初，混沌一物，惟有水火二者。開闢之際，火日升，水日降，而天地分矣。凡山阜皆從水中洗出，觀江河間沙洲可見。余嘗謂水天下之至高者也，山天下之至卑者也，故海底有石，而山顛有水，然水亦實至高，霜露雨雪是也。

孟子塞乎天地之間，塞字與吾往矣字相應，是克然不撓屈之義。與塞天地貫金石語微不同。雖橫渠亦有天地之塞，言其體之言，恐與孟子之意不同。

性字從心從生，若以耳目鼻手足動靜爲性，此近於作用之說。釋氏嘗曰：狗子有佛性是也。然釋氏之所謂性，其義亦與吾儒不同。

薛文清公與吳康齋嘗言夢見朱子、孔子、二公皆質實人，雖無妄語，然不書亦可也。

釋氏之所謂心，吾儒之所謂氣也。所謂性似吾儒之所謂心者，命名取義，各有宗旨，不必比而議之可也。昔人謂月體無光，借日爲光，朱子亦有粉丸之喻。故新月之闕向東，殘月之闕向西，此之謂映日可也。惟望後之月闕亦向西，似與映日之說稍礙。戊戌正月十九日，予寓東長安，是夜客散，適見闕月初升，闕

處乃西向疑之。明日晉陽諸生來見，因舉子月影辨，因識之。

虞伯生集題耕織圖大意，謂元有中原，置十道勸農使，總於大司農，皆慎擇老成重厚之君子，親歷原野，安輯而教訓之，功成省歸，憲司憲司置四僉事，其二乃勸農之官，由是天下守令皆以勸農繫銜，憲司以耕桑之事上大司農，至郡縣大門兩壁皆畫耕織圖，此意甚好。我朝立法最爲周密，似少此耳。

漢哀帝時，王舜劉歆議天子三昭三穆，與太祖之廟而七，七者其正法數，可常數者也。宗不在此數中，宗變也。苟有功德則宗之，不可預爲設數。殷之三宗是已，宗無數也，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。又云，宗其道而毀其廟，此皆據統一之君而論。又曰，迭毀之禮，親疎相推，祖宗之序，多少之數，經傳無明文，漢儒之說，不過如此，似涉傳會，姑錄出。

天包地外，水在地中，恐名理亦未盡。天包水外，水包地外，地水皆在天中。晉志述黃帝書曰：天在地外，水在天外，水浮天而載地，恐亦難據。使天果有外，恐只是氣耳，豈容有水耶？氣無窮，理亦無窮，卻倒說。

嘗見閭閻尙有憲副云：龍袖嬌民爲我文皇帝白溝之役時事。歐陽圭齋南詞中已有此語，想是元時方言，不知是何等也。

圭齋論風雅取名最有理，前輩說詩者之所不及也。其言曰：風卽風以動之之風，雅卽雅鳥之雅，以其聲能動物也。又曰：風雅惟其聲，不必惟其辭，故有聲而無辭者有之，無聲而有辭者無有也。

月光生於日之所照，魄生於日之所蔽，當日則光盈，就日則光盡。此張衡靈憲生魄生明之說也。嘉靖戊

戊九月望。在十六十四日晨入朝。有事於太廟。見月西墜。而闕處向東南。此時日在寅宮矣。廿二晨起。見月闕正向西。周髀步日自東而南而西而北。穹天所論日繞辰極。沒西而還東。不出入地中。恐亦有理。

予登乙丑科。今三十六年矣。浮沉中外六十有三歲。己亥蒙御筆親題。以學士掌行在翰林院印。扈從南巡。時同年在朝者九人。掌十印。亦盛事也。內閣未齋。顧公居守。賜關防。石門翟公新起行邊。改兵部尚書。兼都察院右都御史。鑄關防。禮部行在則介溪嚴公。兵部尚書則東瀛張公。禮部印則甬川張公。兼掌翰林院印。刑部印則南塘宋公。戶部右侍郎三峯高公出辦糧草。亦給關防。以行順天府尹。則石峯邵公云。

俞貞木洞庭人。石澗先生之孫。年九十六而卒。嘗見其題趙仲穆畫馬一絕。頗有風致。房星方墮墨池中。飛出蒲梢八尺龍。想像開元張太僕。朝回騎過午門東。

漢制以本官任他職者曰兼。常惠以右將軍兼典屬國是也。以高官攝卑職者曰領。劉向以光祿大夫領校書是也。唐制有曰攝者。如侍中之攝吏部是也。又有行守試之別。職事高者爲守。職事卑者爲行。未正名命者爲試。宋制則高一品爲行。下一品爲守。下二等爲試。元祐以後又置權官。如以侍郎權尚書之類。漢制趙充國爲假司馬。則又有假職矣。

宋制以翰林學士帶知制誥謂之內制。以他職帶知制誥謂之外制。

本朝開科自洪武四年辛亥始。後至十七年甲子復設乙丑會試。楊文貞謂國初三科猶循元制作經疑。至二十一年戊辰始定今三場之制刻錄。

楊州漕河東岸有墓道。題曰夏國公夏音慶與夏字相類。少一發筆下作乂。行人遂訛呼爲夏國公。蓋鎮遠侯顧公玉之賜葬也。玉丙申歲歸太祖。累立戰功。靖難師起。輔仁宗居守北京。內難平。論功封鎮遠侯。年八十有五。永樂十二年卒。國初功臣未有壽考如玉者也。玉最有功於貴州。出鎮貴州時。辭仁宗於文華殿曰。殿下於事君父恤兵民。素行有誠。惟於小人當置度外。凡事有天理。不足計意爲怨府。然其辭指溫厚。亦武臣中之難得者。獨與姚少師論兵不合云。

金陵陳先生遇字中行。自少篤學。仕元爲溫州路學教授。時兵亂棄官歸隱。閒居一室。署曰靜誠。每夙興焚香叩天。願生聖主以救世。我太祖克金陵。南臺侍御史秦元之薦於上。卽日召見。與語大悅。稱先生而不名。旣定鼎贊畫實多。命爲翰林學士者再。皆辭。又命爲禮部侍郎。又辭。又除爲禮部尙書。又固辭。上嘉獎連稱君子。數諭之曰。卿卽老不欲仕。有子令帶刀侍衛。亦叩首以子幼辭。洪武甲子年七十二卒。董倫誌其墓。

宋太祖北征。因河東諜者語。劉承鈞曰。君家與周世讐宜其不屈。今我與爾無間。何爲重困此一方之民。承鈞復命曰。河東土地甲兵。不足以當中國之什一。然承鈞家世非叛者。區區守此。蓋懼漢民之不血食也。自漢魏以來。詞命簡潔。未有其比。

陳東字約之。以翰林編修出官二司。今以參議捧表入京。過余問近世詩體。予未及答。明日以所作高子業集序爲贊。其持論甚當。但詩貴性情。要從胷次中流出。近時李獻吉何仲默最工。姑自其近體論之。似落人格套。雖謂之擬作亦可也。楊載有云。詩當取裁漢魏。而音節以唐爲宗。殆名言也。

國初書法以詹孟舉希原爲第一。奕棋以江陰相子先爲國手。奉化胡廷鉉與孟舉同書千文。太祖以廷鉉書法過孟舉。令書皇陵碑。鄞人樓得達亦累勝子先。得賜冠帶。都南濠亦記一僧屢勝子先云。

相傳永樂初遣胡忠安公巡行天下。以訪遺逸。張仙人卽張三丰名通。號玄玄子。天師之後。寓居鳳翔寶雞縣之金臺觀修煉。洪武壬申常應蜀獻王之召。辭還山。金時人也。都太僕玄敬嘗爲子言蘇城人家有三丰手筆。蓋與劉太保秉中冷協律起敬同學於沙門海雲者。南陽張朝用嘗記三丰遺跡。三丰陝西寶雞人。元時於鹿邑之太清宮學道。與朝用高祖毅相識。往來其家爲親密。亦愛朝用之父叔廉。元末兵亂。叔廉避地寶雞。洪武中三丰亦來寶雞。與西關李道士白雲先生交契相厚。朝用時方年十三。三丰見之問曰。汝誰家子。答曰。吾父柘城張叔廉也。兵亂徙家於此。三丰曰。我張玄玄也。昔柘城時多擾汝家名毅者爲誰。答曰。吾高祖也。三丰曰。吾曾見其始生時。童子其勉力讀書。後當官至三品。越月朝用與李白雲送之北去。見其行足不履地。云朝用官詹事府主簿。忠安公以其常識三丰。薦之爲均州知州。與同往尋訪。竟無所遇而還。十五年文皇再遣寶雞醫官蘇欽等齋香書遍訪名山求之。又遣龍虎山道士奉書云。皇帝致書眞仙張三丰先生足下。朕久仰眞仙。渴思親承儀範。嘗遣使致香奉書。

遍詣名山。虔請真仙。道德崇高。超乎萬有。體合自然。神妙莫測。朕才質疎庸。德行菲薄。而至誠願見之心。夙夜不忘。敬再遣龍虎山道士。謹致香奉書。虔請拱候。雲車鳳駕。惠然降臨。以副朕拳拳仰慕之懷。敬奉書。或云。此舉實託之以別有所爲。忠安行事有密勅云。又淮安王宗道字景雲。學仙。嘗與三丰往來游從。永樂三年。國子助教王達善。以宗道識三丰。薦文皇召見。文華殿賜金冠鶴氅。奉香。徧訪於天下名山。越十年。足跡滿天下。竟無所遇。而還復命。近見都公談纂記三丰在洪武永樂中事三則。祝希哲野記。冷謙作仙奕圖。以遺三丰一條。此不錄。

洪武二十八年。戶部節奉太祖聖旨。山東河南民人。除已入額田地。照舊徵外。新開荒的田地。不問多少。永遠不要起科。有氣力的儘他種。按此可爲各邊屯田之法。

彭惠安集有云。天時不同。地利亦異。亢旱則低處得過。而高處全無。水澇則高處或可。而低處不熟。按此可論吾縣東西鄉之利害。

國初歲遣監察御史巡按方隅。大災重患。乃遣廷臣行視。謂之巡撫。事迄而止。無定員。宣德間。以關中江南地大要。而始命官更代巡撫。不復罷去。正統末。南北兵興。於是南省邊隅。徧置巡撫官矣。今惟浙江福建無巡撫。時設巡視。陝西一省。則有四巡撫。北直隸則有兩巡撫云。

丁酉歲。予自四川左轄召爲光祿。入朝而見。候五日乃罷。因免朝故也。後轉太常兼讀學詹事兼學士。皆不得面恩。當時叙菴李公時在內閣。曾與論請行午朝禮。叙菴以爲難。彭惠安公韶弘治初。因彗星上。

疏云。臣獲隨午朝。竊念日奏尋常起數。於事無補。但於祖宗勤政之典。乞師其意可也。臣願今午朝。惟議經邦急務。如吏部有大陞除。禮部有大災異。戶部兵部有緊急錢糧邊報。工部法司有緊關工程。囚犯之類。許令先期開具事由。奏乞聖駕。定日出御左順門侍衛。一如午朝之儀。事該各衙門會議者。各官就於御前公同計議。如吏部陞除大臣。明言某官才德堪任。某官資望未可之類。內閣輔臣亦同議可否。事體既定。就行口奏。取旨奉行。次日補本備照。若係本衙門自行者。亦就御前逐一陳說。有無故事。兩疑情由。請旨定奪。若是事體重大。一時難決者。聽各官先行博議於下。候至朝時再議奏行。仍乞溫顏俯詢曲折。如此不惟世事日熟。而聖朝耳目開達。羣臣高下邪正亦自可見。有事則行。不分寒暑。無事則止。勿勞聖駕。既不廢午朝之典。又可率羣臣興事。則凡時政得失。軍民利病。自可次第弛張矣。其議如此。若用之今日。尤切事宜。老成先見。可敬可服。己亥南巡還。有旨各衙門俱嚴公座。仍許禮部都察院參劾。予掌詹事印。日往衙門與崔少詹後渠坐堂。復至東閣畫會。一時冷局爲之振作。時見左順門陳御座。設黃幄於上。將朝廷欲修午朝故事耶。因讀惠安新集備記於此。

張文潛以水喻作文之法。至謂激湍瀆而求水之奇。此無見於理。而欲以言語句讀爲奇。反覆咀嚼。卒亦無有文之陋也。此言切中今日之弊。

太祖時南京官僚想用傘蓋。襲封誠意伯劉基有華蓋殿侍宴退朝詩云。團團褐羅傘。被服金文章。可見史記扁鵲傳。飲以上池之水。上池水竹木上未到地水。

宋高宗南渡，建炎初有臣僚召對，所陳劄子首曰：恭惟陛下歲二月東巡狩，至於錢塘，呂頤浩當國，見之笑曰：秀才家識甚好惡，文章之弊一至於此，爲之浩歎。

柘湖今在華亭縣南六十五里，本海鹽縣地，王莽時改曰展武，因陷爲湖。

扈濱今在上海縣北十里，本海鹽之東堰，晉袁崧築壘以禦孫恩者。

上海縣元末割華亭東北之五鄉分置，唐天寶初割海鹽之北境置華亭縣。

蘇丑字叔武，歙人，易簡之後，年八十餘，正統間卒，以隱逸自高，性愛古法書名畫，不惜萬金購之，曰：此足養心性，非他玩好可比，其人品亦可謂博雅矣。近時江南人家有好古玩物，至於敗家亡身者，此又可爲警戒也。

衡山後生竹最大，名曰南竹，土人截取其筒以爲甌，節處可置鹽盆，然在深山中，人蹟不到之處。

世傳七賢過關圖，或以爲卽竹林七賢爾，屢有人持其畫來求題跋，漫無所據，觀其畫衣冠騎從，當是晉魏間人物，意態若將避地者，或謂卽論語作者七人像而爲畫爾，姜南舉人云：是開元間冬雪後，張說張九齡李白李華王維鄭虔孟浩然出藍田關遊龍門寺，鄭虔圖之，虞伯生有題孟浩然像詩，風雪空堂破帽溫，七人圖裏一人存，又有槎溪張輅詩：二李清狂狎二張，吟鞭遙指孟襄陽，鄭虔筆底春風滿，摩詰圖中詩興長，是必有所傳云。

元高德基云：吳人尙奢爭勝，所事不切，廣置田宅，計較微利，不知異時反貽子孫不肖之害，故謂之蘇州。

獸。自今觀之。獸豈獨蘇哉。

富韓公嚴重。每言辭皆厲。邵氏聞見錄記其一則曰。弼嘗病。今之作文字。無所發明。但模稜依違而已。人之爲善不易。人之爲惡必用奸謀。以逃刑戮。君子爲小人所勝。不過祿位耳。惟有三四寸竹管子。向口角頭褒善貶惡。使善者貴。惡者賤。須是由我始得。不可更有畏怯也。

世言大藏經五千四百八卷。此自唐開元間總結經律論之目。至真元間又增新經二百餘卷。宋至道以後。惟淨所譯新經又九千五百餘卷。予見南宋藏經與元藏亦不同。而本朝藏經又添入元僧以後諸人文字。而卷數仍舊。豈亦有添減歟。

襄陽大堤曲。有倒著接離花。下迷蓋用白紗作巾。南朝雖帝王亦服白紗帽。沈攸之所謂大事若克白紗帽共着耳。又別有白疊巾。白綸巾。後世惟凶服乃用白。

予遊金陵。觀大功坊回龍巷。想見當時君臣之際焉。大將軍爲人謙謙不伐。又從父老問大將軍時事。其蹙元帝於開平也。闕其圍一角。使逸去。常開平怒亡大功。大將軍言是雖夷狄。然嘗久帝天下。吾主上又何加焉。將裂地而封之乎。抑遂甘心也。既皆不可。則縱之固便。開平且未然。嗚呼深遠矣。

文章貴簡明。王伯厚甫嘗稱歐陽公劉柳無稱於事業。姚宋不見於文章。過於唐人所云。周勃霍光雖有勳伐。而不知儒術。枚臯嚴忌善爲文章。而不知巖廊。終不若漢人所謂絳灌無文。隨陸無武。尤爲痛快也。

宋徽宗宣和六年，禮部試進士至萬五千人，是年賜第八百餘人。宋朝故事，每廷試前十名，御藥院先以文卷奏御，定高下。高宗建炎間，始曰取士當務至公，考官自足憑信，豈容以一人之意更自升降？自今勿先進卷子，此真帝王之體。古所謂君明樂官，不明樂音者，正如此。

晉悼公入告羣臣之詞，左氏國語並載，而不若左氏之簡嚴也。左氏曰：孤始顧不及此，雖及此，豈非天乎？國語作孤之及此天也，惟此語勝左氏。

古之言天者三家：曰宣夜，曰蓋天，曰渾天。宣夜無傳，周髀蓋天考驗多失，獨渾天近理。其言曰：天如雞卵，地如卵黃，天大地小，天表裏有水，天地各乘氣而立，載水而浮，天轉如車轂之運。

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，天本無度，因日一晝夜所躔闊狹而名。蓋日之行也，三百六十五日之外，又行四分日之一，一年而一周，天以一日所行爲一度，故分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。星辰之相去，月五星之行躔，皆以其度度焉。蓋天之有度，猶地之有里也。一度略廣三千里，周天大略一百一十萬里，上下四方，徑各三十六萬里。後漢地理志：度各二千九百三十二里，周天積一百七萬九百一十三里，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一里。又按學林云：地與星辰四遊升降於三萬里之中，則地至天萬五千里爾。按唐書一行梁令瓊候之度，廣四百餘里，上下四方徑各五萬餘里，周天實一十六萬里，地上地下各八萬里，天道幽遠，術家各持一說，宜并存之。

天圓如倚蓋，半覆地上，半隱地下，北極出地三十六度，繞極七十二度，常見者謂之上規，南極入地三

十六度。繞極亦七十二度。常隱者謂之下規。

文曜麗乎天。其動者有七。日月五星是也。其不動者二十八宿是也。日爲陽精。月爲陰精。五行之精爲五星。布於四方。二十八舍爲宿。咸列布於天。運行躔次。用示吉凶焉。

天道左旋。七政右轉。

一云日月本東行。天西旋。入於海。牽之。以四如蟻行。躔上躔左。蟻行躔右。蟻疾蟻遲。

天一晝一夜而一周。又過一度。日一晝一

夜而行一度。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。

一云月行速日一度月十三度有奇。積二十七日強而周天。又二日半強而後與日會。

二十八宿之度。本因日行所躔而名。本無度也。度之最多者莫如東井。至有三十四度。其最少者莫如觜。觜纔一度。何則。井斗不與日躔相當。其度不得不闊。觜鬼與日纏纔相及。其度不得不狹也。

日所行謂之黃道。本無道。況色乎。曆家入算。姑以色標識之。黃色之中。日道居中故也。月行青朱白黑者。春木夏火。秋金冬水。四方色也。傳曰。朱道一出黃道南。蓋指南陸而名之。不曰赤而曰朱何也。赤道分南北之中。古今不易。南陸稱朱。所以避之也。黃道出入於赤道之內外。赤道橫而黃道斜。斜長於橫。故黃道爲之增。若赤道居中。黃道旁出。旁狹於中。故黃道爲之減。此自然之數也。

日行黃道。七政循黃道左右而行。冬至日去北極最遠者百一十五度半弱。夏至日去北極最近者六十七度半弱。二分去北極九十一度半弱。

日行黃道。月行九道。日月行相去最遠者二十四度。最近者六度。赤道二出黃道東。朱道二出黃道南。白道二出黃道西。黑道二出黃道北。此其交也。必由於黃道而出入。故兼而言之曰九道也。

月行黃道內謂之陰曆。行黃道外謂之陽曆。東方青龍七宿謂之東陸。西方白虎七宿謂之西陸。南方朱雀七宿謂之南陸。北方玄武七宿謂之北陸。總之二十八宿。而天體周矣。

日行舒。月行速。當其同度。謂之合朔。舒先速後。近一遠三。謂之弦。相與爲衡。分天之中。謂之望。以速及舒。光盡體伏。謂之晦。

凡日月無光曰薄。虧毀曰蝕。虹蜺曰暈。氣在日上曰戴。旁對曰珥。半環在旁向日抱背曰背。凡五星所行。同舍曰合。變祲曰散。五寸之內光芒相及曰犯。相冒而過曰陵。掩之曰食。自下往觸曰犯。居其宿曰守。經之曰歷。相擊曰鬪。環之曰勾。繞之曰已。早出曰贏。晚出曰縮。凡星常明者百有二十四。可名者三百二十。爲星二千五百。微星之數蓋萬一千五百二十。太史總甘石巫咸之星凡二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六十四星